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五十九回 徐鳴皋奉書遵大令 余秀英暗地說私情

話說王元帥聽了余秀英這番話，當下哈哈笑道：“女將軍其所以為難者，原來為徐鳴皋不在此間，與諸位將軍同處一起，不免有授受不親之嫌。在本帥看來，雖然秉此大義，卻為女子的道理，但經權並用，自古皆然。而且為國家大事，似亦無須如此拘執。”余秀英一面聽王守仁說，一面暗道：“不好，不要他猜出我的詭計來。若欲為他道破，那就不成事體了，不若我再用言激之。”因不等王元帥說完，他又搶著說道：“元帥之言，何不諒末將之甚！末將豈僅為授受不親這些須嫌隙，便爾拘泳如此？末將方纔也曾回明元帥，末將有難言之慮。今元帥不諒末將苦衷，只以‘授受不親’、‘經權並用’一語，末將誠不知元帥視末將為何如人！抑仍作末將未歸元帥之時乎？若不諒末將之苦衷，末將誓不前去。雖觸元帥之怒，悉聽元帥處治，頭可殺而身不可軻也！”侃侃數言，把個王元帥反說得羞愧起來，自知言多不慎，因正色起敬道：“本帥前言非不曲諒女將軍，但鑒于女將軍沖鋒對敵並不畏懼，所以纔有一語。今既聞言，本帥何可使女將軍前去？本帥當調回徐將軍，以助女將軍破陣便了。”余秀英暗道：“這老頭兒中了吾之詭計了。”因又謝道：“能蒙元帥將夫主調回，末將敢不力圖報效！”王元帥道：“本帥即刻差人前去調取，女將軍今日也不必出城回營，就在府署上房內暫歇罷。”余秀英答應，隨即退下，帶領拿雲、捉月進入上房而去。王元帥當下便拔了一枝令箭，又親筆寫了一封書，飭令心腹星夜飛奔南帶，調取徐鳴皋限日即到。當有弁差奉令持書，趨趕前往。不到兩日，已到徐鳴皋營內。當將令調的話說明；又將王元帥的書信取出，呈遞徐鳴皋看視。鳴皋將信接過，拿住手中拆開來，將信囊抽出細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鳴皋將軍足下：

某日得捷書，悉將軍以智敗進賊者再，足見好謀而成，欣慰之至。某亦于某日親統各路勤王之師，直抵南昌。行至中途，用伍定謀計，詐稱病劇，屯軍不行，使南昌無備；卻暗令徐慶、焦大鵬等督率精銳，倍道而進，銜枚疾走，進入南昌。果于是夜四鼓，徐慶身先士卒，破廣順門，南昌克復。尋獲宜春王拱樑。某何德何能，此皆上托國家洪福，及賴諸位將軍之功也。某現在屯兵南昌，待破離宮後即拔寨進取。惟離宮甚不易破，非余秀英不克建此大功。而又據余秀英面稱，有難言之隱，非將軍不能助以成功。想此皆系實情，某亦不便深問。不得已，亟望將軍速回，與余秀英同破離宮，是為萬幸。所慮南昌既破，宸濠旦暮必得警報；既得警報，勢必回兵救援。惟望將軍轉告同袍，務竭死力以御，毋任回軍。某亦飛飭慕容貞遵照辦理矣。毋誤，切切！介生上白。

徐鳴皋將這封書看畢，即刻將王能、徐壽等請來，說明一切，又將王元帥的書給大家看過。徐壽等當即說道：“大哥放心前去，若宸濠果有回軍救援之事，弟等當竭死力以御，斷不負元帥之屬、大哥之托便了。”徐鳴皋又諄屬一番，即便隨同來人一齊馳回南昌而去。

不一日，已至南昌，當即去見元帥。王元帥見鳴皋已到，深為大喜，便問道：“將軍，此回南帳當已布置停當了？”徐鳴皋道：“末將曾再三諄屬徐壽等小心堅守，竭力阻御，以不致有負元帥之屬。惟宸濠一經得聞警報，勢必並力回救，特恐南帶兵力尚嫌不足。在末將之意，仍宜添兵相助，以厚兵力，則更萬無一失。”王元帥道：“將軍之言甚善，某當添兵以濟之。”因此便飛飭伍定謀督帶精銳三萬，星夜馳往南帳，以厚兵力。伍定謀得令，自然趨趕前去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徐鳴皋當下復又問道：“元帥調末將回來，專為幫助余秀英去破離宮，不知元帥何日命末將前往？”王元帥道：“是非問余秀英不可。”徐鳴皋道：“秀英現在何處？”元帥道：“秀英現在這裏。”說著，便令人到上房裏將余秀英傳出。不一刻，秀英出來，一見鳴皋已回，好不歡喜，先與元帥參見畢，站立一旁。元帥道：“今鳴皋已回，但不知女將軍還是今日前去，抑明日前去呢？”秀英道：“元帥盡管傳令，應派何人前往。將人派定，妾准明日進宮。但有許多要事，不堪為外人道之，還求元帥容妾與徐將軍商定後，方可應手。”王元帥道：“事屬因公，何嘗不可。”當下即令徐鳴皋與余秀英暗地熟商妥善。

余秀英答應，即同徐鳴皋到了後面，屏退左右，單畝拿雲、捉月在面前伺候。余秀英望鳴皋道：“將軍亦知妾之用意麼？”鳴皋道：“我那裏知道？”秀英又道：“將軍不知妾意，豈以妾真有難言之隱，欲與將軍熟商麼？”鳴皋道：“然則既無難言之隱，又何必于稠人廣眾之中，使我隨你來此呢？”秀英道：“妾之用意，誠為將軍計，並非為妾計，將軍何不善體妾意麼？”鳴皋道：“我一身以剛直為懷，不慣學兒女子之態。

爾既有言，但請說明，使我知道。若果于義理不缺，公事無虧，我自當敬你。設若不然，我亦不敢從命。”

余秀英聽了此話，不但不怪他言語太硬，反暗自欽佩他不愧英雄，因即說道：“妾又何敢以不義不禮之事有陷將軍？妾所以為將軍計者，以妾從將軍，當遵從夫之義。昨者元帥命妾去破離宮，這離宮誠不易破，然熟能生巧，毫不為難，以妾一人就可破得。

然一再思想，覺得妾就便獨自去破，亦不過博得個勇猛之名，何如以此功讓與將軍，使將軍邀上賞，賜榮封，功蓋三軍，名震四海。妾雖不能親受榮貴，亦復與有榮施。良以自古迄今，夫榮奔必貴。只有奄隨夫貴，未有夫隨奔貴之理。而況將軍既成此大功，妾亦相助為理，將來妾或亦得邀上賞。如此辦法，所謂俱有榮施，兩不偏廢。若只顧妾獨自為計，現在破了離宮，將來邀了上賞，與將軍既毫不相涉，妾亦何樂偏受其美名！所以思維再四，纔于元帥前詭言有難言之隱，其實欲令元帥調取將軍回來，以成此一件大功。此系妾不敢偶置將軍于度外，度將軍當亦不謂妾以詭譎之行，欺詐于元帥之前。即妾自家思維，亦似于義理、公私均不缺陷。有此一段私情，所謂有難言之隱者，即此之謂也。明日將軍隨同妾破去離宮之後，萬一元帥追問如何為難之處，望將軍仍以‘難言之隱’對。即此四字，所包者廣，想元帥聽了此言，當亦不便再三法問。那時將軍之功既立，妾之私意已伸，而元帥前詭譎之言亦得以遮飾過去，將軍尚以為然否？”

徐鳴皋聽了這番話，當下笑道：“妙則妙矣，但不過詭詐太甚。以詭詐而欺元帥，恐冥冥中將有懲其不直者。”秀英也笑道：“我本來無此心，第以令師伯玄貞老師曾謂妾有‘相助將軍立功’一言，妾所以念茲在茲，不敢或失。今詭譎但為將軍起見，恐冥冥中不但不聞罰，或亦從而賞我，未可料也。”鳴皋道：“此間雖奉元帥之命而來，究竟不便長久耽擱。明日何時動手，望即說明，我便出去告知元帥。”余秀英道：“妾亦不便久畝。若元帥問將軍何時進宮，可告以明晨卯正三刻前往。”徐鳴皋答應，當下出來告知元帥。畢竟如何大破離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